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排調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也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㝢

謝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

范陽張華士卿劉許。

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

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爲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袤司空。

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杵。

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

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竝登天府。張敞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
周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顥。潁川荀景伯寓。范
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鄉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
陋巷。屢沽而無善價。束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
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
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
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
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
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
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摛光
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
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
銀不佩。斂以當笄。帢以代幗。旨味弗嘗。食粟茹

萊。畏摧園閭糞壤汚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予行厭我於形容。我賤予乎意態若此者乎。必予樂己之累也。予遇我如讐。我視予如仇。居常不皇兩者俱憂。何其鄙哉。予欲為人實也。則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予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予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酈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予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予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日。予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濯滄浪。棲遲神丘。垂餌巨鼇。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予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予之情。觀予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既目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予羽欻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繫。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

□墨世說補卷之十八　三

欲使吾為忠也。卽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于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顒頴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喭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阱之虎。石間飢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云機辟一到西不可忍然足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郝隆字佐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不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

喻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盖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荊蠻。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補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苻堅滅樊鄧。素聞鑿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謂
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
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鬢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云一語爲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仕

傖處士父說天鴻臚鄭頭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

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

千里駒也堅爲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

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

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

寳美而很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
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
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
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
驗又食鵞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
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　王睿議
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後衆譏而殺之。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眞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

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

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

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　○○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桓修小字也。晉書曰。桓修字承祖。尚簡文武昌公主。歷吏部郎。江州刺史。玄篡位。以爲撫軍將軍。劉裕義旗起。斬之。續晉陽秋曰。修少爲玄所侮狎。言端常嗤鄙之。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問於仲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

賓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
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
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
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補

王延之 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也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明帝飭材官爲起齋屋三間歷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

阮韜 南史曰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俱是劉湛外甥並有名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爲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南史

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躭。父柳。並晉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補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謂瑍不慧也。瑍那得不生靈運。鍾嶸詩品曰。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刪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綜。爲曄所知。顧謂蔚宗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來緣懼無識。好醜共一丘。何[illegible]
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
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公[illegible]
曄沈約宋書曰。曄意人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illegible]
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
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
畏死乃耳。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
以生存。曄謂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
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補

王儉與王敬則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倜儻好刀劍。屠狗商販。徧于三吳。明帝以為直閤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同拜三公。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

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論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補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補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illegible]子。德願。為秦郡太守。性粗率。為世祖所狎侮。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

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補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踰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坐靈運事徙嶺南早卒）

○補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

時將去。那得云靡。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异徧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補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祕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裹晉書。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見楚辭湘夫人之曲。王逸註曰。帝子。堯女。眇眇。好貌也

補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非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北史曰。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

幼爲國子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以□見□□

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

陸機雲兩潘。岳。尼也。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最。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森然與槐柳齊列。謂士開當權。文士皆輻輳其門也。劉餗隋唐嘉話曰。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士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容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補

侯白好俳諧。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滑稽。好爲誹諧雜說。楊素狎之。高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爲儒林郎。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一日。楊素隋書曰。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

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爲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補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爲記室。柳昂。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内史中大夫。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補宗如周面狹長。後梁書曰。宗如周有才學。爲度支尚書。蕭詧梁書曰。詧

詧字理孫昭明子梁封岳陽郡王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聞曰
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恐
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秧
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補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書曰盧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宋文奉法○妙而已

○○補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補

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眞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一日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爲愆。魏泰東軒筆錄曰。石

參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眞宗末年猶爲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班固漢書曰丙吉爲相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補

劉貢父東軒筆錄曰劉邠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東都事畧曰邠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

王汾東都事畧曰王禹偁曾孫

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爲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爲之贊曰。恐是昌家。史記曰。周昌彊力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庭爭之彊。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咲。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未聞雄名。漢書楊雄傳曰。雄口吃。默而好深湛之思。只有艾氣。鄧艾也。

○補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濼。在東平州五十里。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

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志亦載此事但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稗史介甫議開梁山濼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商問之曰楊蟠杭人自號浩然居士言此事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補

蘇長公在惠州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議斥先朝惠州安置三年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

裝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在官以牟利黷貨聞終徽猷閣直學士。

○補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米元章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擧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

米老辯
顛帖。

○補

秦太虛爲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彊人而見奇。蘇軾以爲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卒。先自作挽詞。其語甚哀。

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耒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長。久於投閒。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賈誼新書有過秦上下二篇。

輕詆上

○補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十二試經爲童子郎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皐令復爲堂陽長治務寬惠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

○補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

○○補

補

劉云兩可之謂

○

使張子布見乎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

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

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爲盪寇將軍。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

以餘財汙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醜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illegible]此言[illegible]
[illegible]深

[illegible]偶然語亦
[illegible]無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孫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共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嘗言曰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

劉云人之輕詆更累其父

王云此非詆不得所以

日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
在申為上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照大此為
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遂
使移鎮東從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
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
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
立此小城當是從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
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
獨
無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

諸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乃自出尋。試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閤。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提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言甚真知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殄瘁邦國之嘆乃出褚生

補 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補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

其才而性鄙。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劉云又有謂眞人如此者爲人鄙 云此語亦有所 ○

劉云却又效袁伏之家 ○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

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眞豬

儻遇風雲。爲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胥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逢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眞豬也。

安公果下所許

輸眞

行是文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又謂玄度論事耳舉謂忠孝兩不也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劉云。三祖上三不保守此笛也。瓦弔君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旭瓦弔孫家

見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膩顏帢。𦇧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帢帽𦇧衣手自林公云文度著膩顏帢挾左傳逐鄭康成以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云與公到處每發人所遺

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綽序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畧其玄黃。而取其儁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譔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

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
於謝坐。叙其黄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
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
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
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
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
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
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
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
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 ○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孰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龢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鄭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

食之也。

批點世説新語補卷之十八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輕詆下

〇補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南史曰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卒於會稽太守。謝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施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顗。顗深恨此言。

補　顏延之厭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

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

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

休鮑之論。○委巷歌謠，乃是真詩

○補

謝宣映南史曰。謝絢字宣映。謝景重之子。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袁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爲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湛甚

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補

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

深沖名譽有優劣世號為歷鼓兄弟深歷御史中丞見王文憲儉諡文憲詩流

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補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兄龔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窺咲焉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麁率故以彥回為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兒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閣

補

劉中郎性頗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徵穆之之曾孫

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為正員一日過褚司
郎後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昨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
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
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
淵率百官奉璽
綬詣齊宮勸進

補

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爲侍
中尚書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疑有異志
王晏叩頭保之永明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
中累遷尚書僕射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

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褚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其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補徐常侍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遂濟江沈之。曰吾為魏公藏拙。

○補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幼俊邁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冤句父曄兗州左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為廣陽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散騎常侍陽夏宗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

○補

江從簡 南史曰華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淺於學術通賄賂從簡作採荷調刺之為騎所賞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是光祿華子 梁書曰華字休驍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華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補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

祖輯。北海郡守信明傳聞彊記下筆成章高
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
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
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
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
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
觀中。坐怨謗。流死嶲州。

○補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
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
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爲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補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趦趄詭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内。名福地。承禎

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學

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補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

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

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

皇奇之。京兆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

旋又棄官。扁舟下荊楚間。宋祁唐書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

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

家。甫見之。或時不巾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

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毋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

○補

韓愈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嘗語李程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歷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僕射。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儉。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梁肅薦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補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闚。王介甫改爲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闚。用莊子用管闚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乃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補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東都事略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沉厚有大略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累官中書令

○補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 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 司馬君實 司馬光別見 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盖闢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

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
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
位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反。自然之形
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
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該
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
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
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
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
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臣頃
御燕間。親承訓敕。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
獻。大懼冐瀆。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
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
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

二字不宜輕用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道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illegible]必甚不

八字中留

[illegible]夜哭

姦甚不必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去。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趣其主者皆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姦詐皆此類也。○甚不必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隙始構。自此以前。不聞釁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追之曰姥其匿之便與姥
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兇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王云觀此明知後人添許

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瑯琊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

○○

劉云真有如此
口者世說雖
余種種備

兵。死，聽嗣業。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謂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留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世境故來迎之事竟共六日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瞑入宿恆在對牀上後觀其

翁云此政不必小氣

敬云二人元知
是義之非故共
作過江不用此
後愍度發憤倡
舊義爲人講
以會成訛之
[illegible]曰五蘊見
[illegible]以此義亦旨

音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
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蔣令之淸英。江君之茂識。
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
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
才鑒淸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斷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州駕不就。娶太原孫緯女。字阿佰

○補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爲元之。陝州硤石人。父善懿嶲州都督。崇則天時歷仕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玄宗先天二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國務。明於吏道。剖言不滯。年七十二卒。爲遺令以戒子孫。與張說同爲宰輔

各懷猜阻。張銜之李濬松窻雜錄曰。姚崇爲相。忽一日對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遂。崇擱也。有敎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

姦狀以聞於況將窮治於京兆尹書生聞之曰
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
急有用人而斬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以侍兒
與歸書生亦跳跡去旬日餘無所聞知忽一日
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以報
者久之今聞公為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
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
九公主必能立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
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公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雞
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
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遂夜始及九公
主邸第具以說言之兼用簾為贄明旦公主
入謁具為奏言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
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
矣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
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

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龍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當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刋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删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

御使者復命。張惟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長子彝光祿少卿。次子异。坊州刺史。少子奕。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〇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驟加褒擢。參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己者。皆斥逐之。顯仁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

百尾。顧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西湖志曰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補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數曰。芳蘭當

劉云此怒亦何可少

○○

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亮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亮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苻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悉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由桑。焚其舟。庾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旣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

鄧言甚眞

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揮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雖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儋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

破。覩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皐以為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宣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鯤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忿憤惋怨。乃與桓胤謀反。

家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補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爲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參贊謨謀。毗佐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曰。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群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梁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秀遷荊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

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答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補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

歲莫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終身○擴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王云晦默有道何至作价王觀請田未恐不至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日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

且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相曠世之度

○補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補

劉威碩在蜀。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輟翰。

○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顏回原憲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為戶牖

云石尚書夫
崇尤奇世
賊五鼎食
笑耶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欏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

[illegible]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后所未知作。羅。一作邏。

王君夫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鴆鳥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自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輈軛。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疎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煑。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補

羊稚舒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持進。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曲。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社。仕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侃卽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艖艄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塡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湓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補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小郇公廚。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

□公爲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
□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
天命。因遘疾。卒於虢州。明皇雜錄曰。陝早以文
學辭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
門第才華。接物簡
傲。未嘗與人款曲。

○補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補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倜儻有氣義。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久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

其達也。楊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之而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補

時苗魏略曰。苗字德冑。鉅鹿人。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銜之不置。

補

澧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畫之墻下，旦夕射之。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說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已。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

罪。嘗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著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恬也。司州言氣少有牾

[illegible]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床就之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也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典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自淸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之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〇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鬭。南郡
鵝每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
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〇補謝弘微至性寛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

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補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南史曰。王藴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凡劣。故藴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索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煒燁。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誡

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泰阿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干將越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作爲鐵劍。因泰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汝知我者。

○補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補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酇侯。

○補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逷。南史曰。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爲相。逷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爲太子家令。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南史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

美而柔都之
迭殊不高薦

補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墓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堤在葑門東六里

補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梅詢字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能長。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荆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先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補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郭子儀表爲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得罪鎰按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爲大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毋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爲鳳翔節度使帝[illegible]

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
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爲叛賊所乘。躬可殞
而名與嵩
岱等矣。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終

亦善矣。

命各類書

邑宰吏臣日論楊忠王室南雍頒所惠[illegible]
大論堂[illegible]貴[illegible]白[illegible]行五[illegible]林今[illegible]林[illegible]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尤悔

○補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沖宦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爲掾。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爲伏波將軍。子楙，太祖以女妻之，卽淸河公主。魏略曰：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楙善，及卽位，以爲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爲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卽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誤我。

安得為
后所以不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后不聽。是以欲滅冥明耳。帝欲治
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
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
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
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幰繞車。手決
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帢。見
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二。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
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
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
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
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

三世將忌

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爲名。可復得乎。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劉云鈕以爲丞[illegible]

劉云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二千石不自足以爲殊况

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昔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顗。初猗爲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三非註幾不空也頷頭作何語

可起。即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於郗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貞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樗蒱。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

云思曠知此何足道

○ ○

云註理高但人義不可必

劉云此等較有所大勝史筆

已總角時。與予東宮細謁。一面援於便許之
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
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
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天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

王云曲盡奸雄語態然自非常人語

今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跡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補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亮朝廷欲以玄代巳。遣道人笑僧懃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補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補

於集書省理應有與志各入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故爲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技藝遂申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遂同構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收並皆款服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神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承一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李卿請為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

潤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瓶深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其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紕漏

補 陳壽將爲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爲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文士傳曰。

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絶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矣。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也。廙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初壽父爲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梁州是敬禮子

○補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爲冶城公。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劉云下飲謂設茶也人才失志此比甚多

王云彭蜞食之令不吐此便非

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

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
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螖蠌小者蟧即彭蜞也似蟹亦小今彭蜞小
於蟹而大於彭螖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
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
其小大食而致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褘如厠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

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補

劉盤承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

聞其至。共載看之。劉伶被褻了不與其三人言神

味亦不相酬儀頃賓退。王庾甚恠此意。溫曰承

胤好財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字承胤東萊

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

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稱

疾不覲事。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

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矜豪

日甚。大殖財貨商販

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

書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

着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令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王云意氣字好新如此學蓋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鱭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蕭父會稽人光祿渾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

補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見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覔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鳳也

補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南史曰。敬容職任
隆重。而淺於學術

○補
祖孝徵放縱不羈北史曰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遒逸。起家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當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幷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嫗擲樗蒱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冑。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出見録日。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恥。孝徵怡然不屑。

○補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爾雅曰。杜若土鹵。廣雅曰楚衡也。充子討然曰

補

杜若生南郡漢中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謝朓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筆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褚遂良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貞觀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采納高宗冊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其父亮嘗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褚亮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學士

補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公名絳。吏故云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學士卒諡章簡

○補 韓晉公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闒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泉以

爲誤。悉改爲鋃。唐書曰。愈了彔。亦登進士第。

○補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遽入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

所不通。薨贈温國公。諡文正。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斥而已。傳者皆以為笑。宋史曰。哲宗初。
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
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
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
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
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
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諡。仆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復
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工

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illegible]
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
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聞者愧之。

補

金主亮南侵。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illegible]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命葉義問視師江上。宋史曰。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宋史曰。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非不歎抜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謂
姓名。其答如響。至鑄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
之。然鑄卒以
病不能成功。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
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
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
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
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
意。遂爲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
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
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俟令攬髮。以巾拭面。姿貌絕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載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惑溺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矣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賈公閭充别傳曰充父逵晩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當有充閭之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

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爲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懐，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乱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傅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無愛愍懐，豈當縱其妬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補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兒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幷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眞南陽堵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

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芬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補劉道眞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補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補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補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 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憚六世孫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補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羯鼓錄曰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硏絹帽打上按舞山香曲終花不落點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補 李納性褊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有時躁怒家人輩則避以冀其止稍[illegible]於[illegible]親便
欣然改容耽予布衾[illegible]其舍患[illegible]
正巳之子代宗時正巳遣[illegible]
自本亂卽超拜殿中丞侍御史[illegible]
洧統衆爲亂爲劉洽所敗詔
曁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補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illegible]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illegible]
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illegible]
凍而歸。

補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illegible]

評此好書小好是書靡不有成

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書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宋史曰：蔡攸字君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靖康元年，安置永州。

仇隙

補 獻帝嘗晏見孔文舉與郗鴻豫，司馬彪續漢書曰：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

濟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曄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鈎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恐二國舉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寵賈爲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囓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怪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

散失墜。補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袁之拔郤詵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讒猶之恩。備不得念。況情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黨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當即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璵皆知名遊權貴之門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請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於戴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沖。復娶穎川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嘗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爲中宗湘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爲軍司馬。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承。承。王廙使賊迎之。害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兒

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毋請爲饌毋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謝玄暉頻輕江祏南史曰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驃騎司徒右長史祏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爲東昏所誅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

定。復不恚。祏以爲輕巳。南史曰。祏嘗與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以朝弄之。祏轉不堪。後遂搆害玄暉。南史曰。東昏失德。江祏欲立始安王。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明帝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令地。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祏。搆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

○補

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爲侍御史。楊國忠嫉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父子三繼濟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爲賊所執。遂見害。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爲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糾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尋爲黃門侍郎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終